

671.3453
C75
111

商城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志下

記引說

畧考論

約誌銘
祥異

商城縣志卷之十四

知商城縣事榮河武開吉纂修

藝文志下

記論

引約

說誌銘

畧

附祥異考

〔記〕

凡二十一首

商城縣鐘銘記

明邑令

吳璟

商城縣啟土大明成化八年肇基於成化十一年比歲修理未備成化十七年直隸無爲吳來知縣事諸凡遣工次第興舉成化二十年譙樓告成謂宜懸鐘以警晨夕廼鳩名工範大冶以斤計一千二百有奇勒銘之日命見任

官屬洎當時進士舉人貢監生義官耆宿姓名於上以紀

一時之盛

有闕文

銘曰乾坤具體陰陽生成範門造化轟其有聲遠播皇風

永鎮商城

成化甲辰冬十二月吉旦

重修關壯繆侯廟碑記

明邑令 李元調

廟關侯不獨商也而商舊有廟廟在邑治西翼城隍而右之歲久貌剥落耳頽隘不足壯象生觀甲辰夏余來令謁侯廟下竊喟然慨嘆曰侯之神廟不廟無減也憶當年雄行單騎出汝南故道英風猛氣點染河山草石間灼灼如

前日事而商實伊邇是安可弗廟况廟可因而拓也皆師
民衆等請曰願受命余捐俸若干暨邑好施者捐若干仍
命部衆等鳩工董其前後門廡仍舊堂刹之崇其址構三
楹其上楹左右列侯侍衛刀馬而且虛其半楹之前廠橫
闌爲瞻拜者地楹之中丹臉美髯頂漢冠而披蜀錦侯猶
生也蓋越歲而事告竣矣余復進衆等尸祝於侯曰侯廟
而貌乎歲時潔牲醴焚香火如世之土木偶等爾侯廟而
神乎侯熟讀左氏春秋通大義凜凜植兄弟君臣大節至
殉以身夫寧若土木偶而僅僅以血食欣厭人者邑之中

貞若元直介若德操敦亮若文遠子敬孱弱若徐州江夏
侯必陰隲而嘿相之倘不其然而姦如瞞狡如權毒如諸
袁翻覆二心如溫侯若狼若虎煽虛焰如黃巾青龍霜飛
赤兔電掣其孰能逃於王之戮辱也者而猶未也侯以神
神千古今以一人之神東千萬人神而稟於侯則曷敢欺
方寸之神而不侯矢心盟乎鸞鳳在棲材軼百里其休慶
惟王鷹鷂爲暴苛侔督郵其殛罰亦惟侯也貌而神命也
心而神安見夫精氣不感乎而化育之不協贊也若是勦
廟之所妥施者宏且烈矣寧直金碧之焜耀宮室之宏麗

已哉鐫之石以識所以廟王而贈修侯廟之意

重修崇福寺碑記

明邑令 李元調

蓋白馬馳漢元奘譯唐西方教始傳於東土而盛余愛
讀四十二章經精言約理爲吾儒翼而精神或外泄而密
內局故曰三藏會未有序語譚及禍福後世緇衣家張皇
其踪跡而詭其詞旨崙以禍福怖衆生衆生翕然尊信多
方諂佛徼利益而雕木而刻土而鏤金而茹素斷家室甚
割灼膚體不惜如所云捨身飼餓虎何以故福不福之說
愚之也邑西北有古刹曰崇福軒敞閤壯備列諸莊嚴相

邑春秋祝釐冠裳畢萃巋然與金剛石佛並崎爲邑蘭若冠蓋福地哉歲壬辰神物出方丈坐下梵宇金身頽毀於巨浸毋亦若神而靈也妙鼎章倚伏之權以覺衆生耶僧寺衆特疏徧謁諸檀越而邑衆等各捐金但募化材鳩工寺貌廼爛然改觀戊申夏人日竭蹶焚修以慶成功而請余記余時將脫苦海去進衆等語之曰若銖銖兩兩歛千百人金錢以供營費而不厭毫末乎若旦旦暮暮歷壬辰迄今寒暑十數易以作興作而不厭歲時乎若今齋心禱志殫水陸之供集名僧誦無上咒閱晝夜凡七以肅皈依

而不厭歆禱乎夫金積千百人而成貲工積十餘年而成緒齋修七日夜而成善果此福不倖致而崇之義也若以崇福應作如是觀矣語曰福生有基聖賢論崇曰王忠信曰徙義曰先事後得督主而徙正築基之事後得則不徼福而福自臻矣儒所云積累釋所云精進其祇此不二道理是故太上有福德而無福意其次有福事而因有福想最下者不作福而作孽邑衆等是役也好施樂予有給孤獨長者之風不可謂非作福之一念一事知所以作則當知所以崇矣自作自崇念無去任事亦無勤輟要以正心

性本體不墮惡趣於以保身寧家於以尊君親上於以延
齡昌後揔不出此余記之如是止耳僅記募修歲月非諄
諄自求多福也邑衆等跪而請鑄之石曰謹受命萬歷三十
六年
戊申孟
秋月

樊侯去思碑記

明右
叅政劉任邑人

樊侯丁酉冬以治最調崑陵矣聞其治崑者猶其治商者
也治商僅兩閱載公輒去治崑三閱載我商士民謀餼之
石以紀我公德會青齊樂公來祝事衆請焉樂公諾曰
哉商之士民乎余曰情因思思因德思無根而固

興者也夫觸虎賁者情遊於冥契起九京者情景於先型
涕峴石者情鍾於往澤思之所注結大年而融塊興者也
是可以知我公之治商矣公以高第令商初視政恂恂然
簡淡爲祥麟瑞鳳每每希蹤潁川長時邑有猾而窟於役
者以武斷聞公雖燭其奸而慮人無不可以化者大猾竟
易公而稍以計嘗復爲所不法事公月朔視庭定其罪時
有危言動公者曰彼而失城也公其掘之耶公拂然曰
楚國一男子何愛一官以萬民命肉耶竟手譜罪狀聞之
中丞臺而會猾者果橐貲多得顯貴人書欲少竄其狀時

有公里人亦嘆其金爲涕泗請命公屹然不動斷乃成之
信南金口明府乎而中丞臺邑父老無不神明我公云先
邑賦法甚敝大率里胥操片符爲督償者卽兩其賦往往
起視吏至荆隙而規矣公詢民疾若首議條鞭云是時邑
不稔法寬而賦稍緩乃勸臺使者檄公曰催科拙矣無亦
剥脂是念屹然不動迄民便其法輦輪金錢以爲蕭規可
世盡矣而是時公治商方期年也商無不治者吏畏威名
懷惠士若化而商一時治行表表爲海內冠臺部使者薦
牘歲數十上冠蓋相望以勞而余已知土原非百里才耳

治商者卽其所不終私於商矣會是時天子過聽開採疏而魯中貴行部邑矣中貴性豪奢他郡邑事者俱清官除道張樂奉壽金中貴猶心未慊也公聞之拊膺嘆曰若而刑餘人蒙天聰殘萬民恨不能借尙方劍其何而噓焰爲若時勢未測則瀟湘有孤舟在采蘭芷吊靈均足矣乃捐俸備礦用盡却私派其費視他郡邑十減九云至則與抗禮極辨而中貴鋒稍抑矣逃民間之歸者萬餘家矣公復令謁者詭言令君尊貴內相卽欲有得非交歡我令君不可而曰日公復早會中貴則爲之增騶從鮮車服欲符諸

謁者言中貴心動益暱公公則設斗酒勞會中貴故雄談
竟日夕中貴則索公詩公則揮筆立成不加點竄數千言
皆憂國爲民語而中貴大驚曰公真才令也吾目中未嘗
見此人奈何其以他令視乎魯終貌嚴之而亦度終不可
得括金乃怏怏去民賴以安堵公亦屹然不動也夫公才
敏而出以煉情正而操以法節直而持以定識卓而鬯以
爲守潔而洽以公藻敷而歛以實論治難則十於昔賢而
計效倍之豈可貌襲聲較哉予所聞西門積信民皆爲用
摩耳斷獄功曹乃竟服驅陽鱈而詢老鳴琴成治欣而安

貧車步歷僞令置水洛陽門投書一無所發飢釜生塵魚
絕不爲取山陰捲簾揮毫文致翩躚蒲亭陳教羣學桑麻
陰野此數者皆爲良吏規公固兼而有之浸假旦暮登臺
省則九里之潤世且飲公仁而治天下者有不猶其治商
者耶疆場之役一彼一此商何得竟私公而公之慰商人
思者尙多矣太史慕異世晏子願爲執鞭不可得余幸生
當公且夙沐公仁也敬因樂公之重公而諾其請爲記以
志其德云公諱玉衡楚之黃岡人公尊人及長公直指并
諸弟輩文章氣節爲三楚冠也

烈女祠碑記

明副憲王浙邑人

烈女祠者祠蕭燭之妻烈女晏氏二也女當隆慶丁卯生於商邑之東父母俱田野間人不諳內訓而女也甫在襁褓卽言動靜肅迥異尋常兒女子態越四年庚午許聘邑善人蕭時新之次子燭相距二十里自齒齡以來日斤斤女紅是肄目不窺庭足不踰壺父母方哂其爲宦家女而彼則怡言婉對執身自如也平居聞里中有婦若女改節者輒掩口羞之曰何覲面乾坤間耶母輩相顧愕愕吐舌至萬歷辛巳冬燭以疾逝女聞訃拊膺大慟泣不絕聲且

仰天誓曰妾雖未見蕭生而義當續蕭生亡矣墮欲奔吊

則父母阻止止不可得欲自縊則伯姊所夕伴守之又不可得悲慟泣訴顏色憔悴如此者兩越月而灼人至其家父母欲奪其節而更許聘焉女大慟然自度不乘此用給計恐難獲一死也乃佯爲喜色以慰母姊及防守稍弛而身遂就縊矣阿公傷之迎塋煥墓以酌厥志一時耳且目者靡不潛潛淚墮邑侯翼亭沈君龍門李君相繼上其事於當道褒章旌額屢翩翩下獨以侍御遷轉不常尙未得奏當宁請明勅記之青史垂不朽也詎非人心之一大憾

商王墓陰記
卷之十四
哉頃李君以內詔行准令建祀尸祝以勵世風

商王墓碑陰記

明邑令 范應賓

商故有商王墓云余令商詢所爲商王者不可得慊然久之豈三代興王漸滅弗著祀典卒露零草莽也已讀史暨水經註漢成帝綏和元年詔封殷後孔伋爲紹嘉侯都沛存三統平帝元始四年改稱宋公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新鄭新鄭者因邱易名承殷統故晉以沛縣稱宋以殷稱宋公然則墓所傳商王卽宋公無疑也抑宋公在漢樹勲代贈後人遂訛稱商王懼世遠益漫漶不可考度其墓地東